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四十六回 謁志士如入黑獄 送行人齊展白巾

卻說勞航芥到了安紹山的門口，一個廣東人雄糾糾氣昂昂的出來，叉腰站著，勞航芥便說了三個字的暗號，是「難末士」。這「難末士」三字，文義是第二。安紹山排行第二，他常常把孔聖人比方自己的，他說孔聖人是老二，他也是老二。孔聖人的哥子叫做孟皮，是大家知道的，安紹山的哥子卻靠不住。有一個本家，提起來倒大大的有名，名字叫做小安子，同治初年是大大有點名氣的。安紹山先前聽見有人說過，洋洋得意，後來會試，到了京城裡，才知道這個典故，把他氣得要死。話休絮煩。

再說那個守門的聽明白了勞航芥的暗號，引著他從一條巷堂走進去，伸手不見五指，約摸走了二三十步才見天光，原來是座大院子，進了院子，是座敞廳，廳上空無所有，正中擺了一張椅子，真如北京人的俗語，叫做「外屋裡的灶君爺，鬧了個獨座兒」，旁邊擺兩把眉公椅，像雁翅般排開著。守門的把勞航芥引進敞廳，伸手便把電氣鈴一按，裡面斷斷續續，聲響不絕。一個披髮齊眉的童子，出來問什麼事，勞航芥便把外國字的名片遞給他。那童子去不多時，安紹山掛著杖、跛著鞋出來了。勞航芥上前握了一握他的手，原來安紹山是一手長指甲，蟠得彎彎曲曲，像鷹爪一般，把勞航芥的手觸的生痛，連忙放了。安紹山便請勞航芥坐了，打著廣東話道：「航公，忙的很啊！今天還是第一次上我這兒來哩！」勞航芥道：「我要來過好幾次了，偏偏禮拜六、禮拜都有事，脫不了身。又知你這裡輕易不能進來，剛才我說了暗號，那人方肯領我，否則恐怕要閉門不納了。」安紹山道：「勞公，你不知道這當中的緣故麼？我自上書觸怒權貴，他們一個個欲得而甘心焉。我雖遁跡此間，他們還放不過，時時遣了刺客來刺我。我死固不足惜，但是上係朝廷，下關社會，我死了以後，那個能夠擔得起我這責任呢？這樣一想，我就不得不慎重其事，特為到順德縣去，聘了一個有名拳教師，替我守門，就是領你進來那人了。你不知道，那人真了得！」勞航芥道：「你這兩扇大門裡面漆黑的，叫人路都看不見走，是什麼道理呢？」安紹山道：「咳！你可知道，法國的秘密社會，那怕同進兩扇門，知道路徑的，便登堂入室，不知道路徑，就是摸一輩子都摸不到。我所以學他的法子，便大門裡面，一條巷堂，用磚砌沒了，另開了五六扉門，預備警察搜查起來，不能知道真實所在。」勞航芥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說著，隨把電報拿在手中道：「有樁事要請教紹山先生，千祈指示。」安紹山道：「什麼事？難道那腐敗政府，又有什麼特別舉動麼？」勞航芥道：「正是。」便把安徽黃撫台要聘他去做顧問官的話，子午卯酉訴了一遍。安紹山下頭沉吟道：「腐敗政府，提起了令人痛恨！然而那班小兒，近來受外界風潮之激刺，也漸漸有一兩個明白了。此舉雖然是句空話，差強人意。況且勞公抱經世之學，有用之材，到了那邊，因勢利導，將來或有一線之望，也未可知。倒是我這個海外孤臣，萍飄梗泛，祖宗邱墓，置諸度外，今番聽見航公這番話說，不禁感觸。真是曹子建說的：『君門萬里，聞鼓吹而傷心』了。」說到這句，便盈盈欲泣了。勞航芥素來聽見人說安紹山忠肝義膽，足與兩曜爭輝，今天看見他那付涕泗橫流的樣子，不勝佩服。當下又談了些別的話，勞航芥便告辭而去。臨出門時，安紹山還把手一拱，說道：「前途努力，為國自愛！」說完這句，掩面而入。

勞航芥又不勝太息。回到中環寓所，伺候的人，捧進一個盤來，盤裡有許多外國名片，有折角的，有不折角的。這是外國規矩，折角的是本人親到的，不折角的彷彿飛帖一樣。勞航芥一看過了，在這許多名片裡面，檢出一張，上寫著顏軼回，下面注著寓下環二百四十九號大同旅館，勞航芥伸手在衣襟內摸出日記簿子，用鉛筆把他記了出來，預備明日去答拜，其餘都付諸一炬。諸公可知這顏軼回是什麼人物？原來他是安紹山的高足弟子，說是福建人，從前取過一名拔貢，頗有才學，筆墨一道，橫厲無前。他既得了安紹山的衣鉢真傳，自然做出來的事，和安紹山不謀而合。但是一種，安紹山雖然明白世務，有些地方還迂拙不過，這位顏軼回，卻是手段活潑，心地玲瓏，於弄錢一道，尤其得法。他從前在京城裡朝考的時候，見了人總說科舉無用，將來開了學堂，國家才可以收得人之效。有人駁他道：「你既道科舉無用，你為什麼來朝考呢？」他強辯道：「你當我是七取功名來的麼？我實實在在要來調查北京的風土人情，回去好報告我們會長，將來可以預備預備。」人家問他預備什麼，他可不往下說了。有一天更是可笑，有個朋友上福州會館去，約他出來吃館子，到了他的房門口，看見門上橫著一把大銅鎖，明明是出去的了，悵然欲出。等到往那邊抄出去，有個後窗戶，下著窗簾，無意中望玻璃裡面一觀，見一個人端端正正坐在那裡，捏著筆寫白折於上的小楷哩。定睛一看，不是顏軼回卻是甚人？當下便扣著窗戶，輕輕的叫道：「顏軼翁好用功呀！」他聽見了，連忙放下筆，望牀上一鑽，把帳子下了，鼾聲如雷的起來了，也不知真睡，也不知假睡。那個朋友氣極了，以後就不和他來往了。據以上兩樁事，這顏軼回的大概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勞航芥和他是在美國認識的。顏軼回到過美國，住在紐約，和中國在美國學堂裡面學的留學生，沒有一個不認識。他前回去，原想去運動他們的，送了他們許多書，有些都是顏軼回自己的著作，有些是抄了別人的著作，算是他的著作，合刻一部叢書，面子上寫的是《新顏子》。據說《新顏子》裡面，有一篇什麼東西，顏軼回一字不易，抄了人家，後來被那人知道了，要去登新聞紙，顏軼回異常著急，央了朋友再四求情，又送了五百兩銀子，這才罷手。顏軼回的著作，有些地方千篇一律，什麼「咄咄咄！咄咄咄！」還有人形容他，學他的筆墨說：「貓四足者也，狗四足者也，故貓即狗也；蓮子圓者也，而非匾者也，蓮子甜者也，而非咸者也，蓮子人吃者也，而非吃人者也；香蕉萬歲，梨子萬歲，香蕉梨子皆萬歲！」笑話百出，做書的人，也寫不盡這許多，勞航芥和他的交情，也不過如此。但是勞航芥平日佩服他中學淹深，他也佩服勞航芥西文淵博，二人因此大家有些仰仗地方，所以見了面甚為投契。其實背後，勞航芥說顏軼回的歹話，顏軼回也說勞航芥的歹話，這是他們維新黨的普通派，並不稀奇。

這天飯後，勞航芥換了衣帽，拿了棒，僱了一部街車，逕到下環大同旅館。投刺進去，顏軼回剛剛在家。兩人見了面，暢談之下，勞航芥把中國安徽巡撫聘他做顧問官的話說了，他卻不像安紹山要發牢騷，登時滿面笑容，說：「真巧！真巧！我們有個同志，剛剛被兩江總督請了去當教習，於今勞兄又到安徽去充顧問官，這們一來，我在海外揚子江上下流的機關，可以不求而自得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叫人配自己的船車，說勞兄榮行在即，小弟今日無事，擬邀勞兄同往酒樓一酌，以壯行色，不知勞兄許可不？勞航芥也欣然道：「我們分袂在即，正要與軼公暢談，領教一切機宜，以免臨時竭蹶。」顏軼回道：「領教兩字，太言重了，如不以小弟為不肖，小弟倒有幾句話要告訴勞兄，」勞航芥道：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」兩人攜手而出。勞航芥摸出兩塊錢，開銷了僱的街車，坐上顏軼回的船車，車聲隆隆，過了幾條大街，到得衣箱街，走進一斗番菜館，外國字寫著香港阿斯忒好乎斯的。二人進去了，揀了一個小小的房間，在三層樓上，推窗一望，九龍咫尺，隱隱約約有些風帆沙鳥，頗暢襟懷。二人坐下侍者送上本日的菜單，各人揀喜吃的要了幾樣。顏軼回又叫侍者拿許多酒，什麼威士格、勃蘭地、三邊、萬滿、謔脫露斯、殼忒推兒，擺了一台。兩人用過湯，顏軼回便開言道：「勞兄！你曉得現在中國的大局是不可收拾了的麼？」勞航芥隨口答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顏軼回又歎了口氣道：「現在各國瓜分之意已決，不久就要舉行了。」

勞航芥道：「我在西報上，看見這種議論，也不止一次了，耳朵裡鬧鬧吵吵，也有了兩三年了，光景是徒托空言罷？」顏軼回道：「勞兄那裡知道，他們現在舉行的，是無形的瓜分，不是有形的瓜分。從前英國水師提督貝斯弗做過一篇中國將裂，是說得實實在在的。他們現在卻不照這中國將裂的法子做去，專在經濟上著力，直要使中國四萬萬百姓，一個個都貧無立錐之地，然後服服貼貼的做他們的牛馬，做他們的奴隸，這就是無形瓜分了。」勞航芥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顏軼回又道：「現在中國，和外國的交涉日多一日，辦理異常棘手，何以？他們是橫著良心跟他們鬧的，這裡頭並沒有什麼公理，也沒有什麼公法，叫做得寸即寸、得尺即尺。你不信，到了中國，把條約找出來看，從道光二十二年起，到現在為止，一年一年去比較，起先是他們來俯就我，後來是我們去俯就他，只怕再過兩年，連我們去俯就他，他都不要了。勞兄你既受中國之聘，充當顧問官，這條約是一樁至要至緊之事，不可忽略，頂好把他一張一張的念熟了，然後參以公法公理，務使適得其平，將來回國，有什麼交涉，就可以據理而爭，雖然不中用，也落一個強項之名，不同那些隨人俯仰的。這是小弟屬望吾兄的愚見，吾兄必以為然。」勞航芥聽了，不覺改容致謝。顏軼回又

道：「譬如那年北京義和拳鬧事，圍攻使館，中國如有懂事的人，預先去關照他們，限他們二十四點鐘內出京，如果過了二十四點鐘，中國不能保護，這他們就沒有話說了。至於他們擁兵自衛，那是公法上所沒有的，公法上既沒有，就可以敵人相待，不能再以公使相待。可憐偌大一個中國，那裡有人知道？當時勞兄若在中國，或是外務部，或是總理衙門，必不致於如此。」勞航芥道：「軼公太看高我了。其實我雖學了律法，也不過那些浮面，替人家打官司爭財產則有餘，替國家辦交涉爭權利則不足，像你軼公才是大才哩。」二人又談了一回，看看天色不早，方才各自東西。

勞航芥第二日收拾收拾行李，又到平時親友處及主顧地方辭過了，也有人饋送程儀的，也有人饋送東西的，不必細述。等到輪船要開的前半日，把行李發了上去，叫人鋪設好了，自己站在甲板上，和那些送行的朋友閒談，東一簇，西一簇，十分熱。少時，看見有一黑矮而胖的外國裝朋友，襟上簪了鮮花，手中拿了鑲金的土的（這土的就是棍）腳上穿著極漂亮的皮鞋，跑上船來，便問密司忒勞。船上的僕歐把他領到勞航芥的面前，眾人定睛一看，是顏軼回。只見顏軼回把勞航芥拉到一間房間裡去，密密切切的談了五十分鐘，汽筒放了兩遍了，他才別了勞航芥匆匆登岸。這裡送行的，也匆匆登岸。少時和羅一聲，船已離岸，顏軼回和那些送行的，都拿手絹子在岸招展，勞航芥脫下帽子，露出禿鷲般一個頭，向他們行了一個禮，自回房去。

勞航芥定的是上等船，每飯總是和船主一塊兒吃的，他既會西語，又兼在香港做了幾年律師，有點名氣，船主頗為敬重，就是同座的外國士女也都和他說得來。有一天，輪船正在海裡走著，忽然一個大風暴，天上烏雲如墨，海中白浪如山，船主急命拋錨，等風暴過了再走。勞航芥在房裡被風浪顛播的十分難過，想要出去散散，剛剛跨出房門，聽見隔壁一間艙裡，有男女兩人念佛的聲音，還聽見嘯嘯的幾響，勞航芥望門縫裡仔細一觀，見一個中國人，年紀約有五十餘歲，一部濃須，好個相貌，那旁一個嬌滴滴女子，看上去想是他的家眷了。因為起了風浪，兩人都跪在艙裡，求天保佑，合掌朗誦高王觀世音經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剛才嘯嘯幾響，想是磕頭了。勞航芥不覺大笑。又仔細一看，恍惚記得這人，天天在大餐間裡一塊吃飯，曾請教過名姓，是位出洋遊歷回來的道台，勞航芥仰天太息。少時風暴過了，天色漸漸清明，跪在地下念高王觀世音經的道台，想來也爬起來了。

過了幾日，輪船已到上海，各人紛紛登岸，勞航芥久聽得人說，上海一個禮查客店是可以住的，便叫了部馬車，把行李一切裝在裡面，逕奔禮查客店而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